

痛的铭记与超越

—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81周年祭

□ 薛海燕 蒋波

□ 梁剑箫

只有汇集爱国情感的力量,构筑民族记忆共同体,国殇民难才不会重演,和平的力量才会在国民的缅怀中凝聚

弘扬民族精神
讲述奋斗故事

这部大型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引入了大量故事化元素,在尊重事实基础上,大大强化了叙事策略艺术性,既保持了文化内涵,又增强了观赏性和趣味性

近日,由中共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18集电视纪录片《我们一起走过——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》播出,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。该片聚焦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,通过精心选取我国各行各业各领域变迁发展故事,全面生动地展现出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命题。通过影像,令人深切感受到,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。中国进行改革开放,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、要创新、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,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、要合作、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。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,也一定能够成功!40年来,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、拥抱世界,积极作出了中国贡献。改革开放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。在这部纪录片中,一个个鲜活故事,一段段精彩旁白,诠释出“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,没有完成时”的深刻内涵。在这部纪录片中,还可以发现三个鲜明特点:角度多样化,彰显故事性。好的纪录片,都是在保持真实性基础上,努力讲出精彩的好故事。譬如,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这一集,用独特的故事化叙述手法,从不同角度挖掘出改革开放历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:河南商丘三权分置改革、山东寿光大棚蔬菜、江苏无锡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民工进城务工创业……我国乡村旧貌换新颜的巨幅画卷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,这部大型纪录片的叙事方式,摆脱了过去同类纪录片“讲道理重于讲故事”的弊端,引入了大量故事化元素,将小人物的命运置于改革开放40年大背景中。在尊重事实基础上,大大强化了叙事策略艺术性,既保持了文化内涵,又增强了观赏性和趣味性。解说大众化,语言接地气。作为电视语言,解说对于一部纪录片而言举足轻重。好的解说常常能让大众产生强烈共鸣,有效引导他们的情感和思维。譬如,第一集《弄潮儿向涛头立》的开篇解说,娓娓道来,绵长厚重:“伴随着第一缕晨曦,这片宽厚、丰饶、秀美、辽阔的土地,又一次张开温暖的怀抱。这一天,总是与众不同;这一天,中国人的眼中,总是盈满荣光。祖国,我的母亲,我要把最好的祝福,都献给你……”如此接地气的解说词,配上富有磁性的配音,如同拥有了神奇魔力,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磅礴之力展露无遗。制作精细化,凸显画面感。纪录片要精彩,故事和解说只是一方面,画面语言的“丰足”更关键。它是维系纪录片真实性最重要的因素,也最能代表那独有的形象直观。例如,第三集《打开国门搞建设》使用了超大广角、航拍、高速摄影等手法,再加上恰如其分的配乐,传递出语言无法表述的情感,使观众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这部纪录片的成功拍摄以及引发的强烈反响,充分表明了一个真理,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永不会停步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中国的未来,还会不断产生更多更伟大的新成就,令世界刮目相看。让我们携起手,共同见证,一起走过。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魏永刚
责任编辑 李丹 敖蓉
美术编辑 高妍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左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《和平》雕塑。

蒋波摄

下图 12月3日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(右二)率家属在死难者名单墙前鞠躬吊唁。

孙参摄

距离南京大屠杀那场惨案的发生,已经过去整整81年。

历史车轮滚滚前行,当初满目疮痍的南京早已抚平创伤,更加繁华富足。但是,日本侵略战争留下的伤痛记忆并没有在历史的洪流中变得模糊,反而更加清晰。侵略者的枪声虽淹没在历史尘埃里,但中华门城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;南京城的不绝哀号已随风逝去,但“万人坑”的累累白骨还在。

从劫难中走出的南京,已把屠刀化铸警钟,把逝名刻作史鉴,从冰雪到泪血,从屈辱到尊严。南京大屠杀曾经苦寒的呻吟,如今已化作和平发展的歌声,在温暖的阳光下飞旋……

幸存者

南京市西门大街418号,这块土地就是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遗址。这里曾经布满遇难同胞的尸体和鲜血,这里曾经埋葬无数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男女老少。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,哀婉、令人心碎的《安魂曲》萦绕回荡,仿佛听到了一具具触目惊心的遗骨正在无言控诉,30万遇难同胞正在无声地哭泣。

1937年,南京的冬天是血色的。历史永远不能忘却81年前的那个冬天。12月13日,侵华日军攻陷南京,短短6周内,30多万中国军民惨遭杀戮,昔日繁华的南京城尸堆如山、血流成河。繁华的六朝古都,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!侵华日军在中国、在南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、最可耻的一页。

81年前冬天的那个黄昏,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一生的噩梦,那年她8岁。

“我家9口人,一天之内被日本人杀死了7口。只要想起来,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,眼睛都哭坏了。”夏淑琴说,时至今日,她依然无法面对那黑暗的一刻,不大的院子成了日寇肆意发泄兽行的屠宰场。

“当时我只有8岁,亲眼看见母亲被日本军人活活打死。后来,他们(日本军人)往我后背上戳了3刀,我昏死过去。当我醒来的时候,周围全是死去的亲人,只剩一个4岁的妹妹还在哭喊。我们就在死人堆里待着,饿了找点锅巴吃,渴了就喝凉水,伤口已经感觉不到疼了。”夏淑琴说,第10天的时候,有老人堂(难民营)的同胞来救助我们,在去避难所的路上,随处可见被日军杀害的同胞横尸街头。“碰到日本兵的时候,原本以为自己难逃一死,好在前来救援的同胞们极力保护我安全离开。在避难所,同胞们为我救治,给我粥喝,让我活了下来。”

那种生不如死的环境让人绝望,是同胞们的守望相助让屠刀下的人民看到了希望之光。

金陵大学(宿舍)难民收容所所长齐兆昌为了拯救难民,曾被日本兵用刺刀顶在胸前,幸亏同行的外籍同事用英语疾呼才被救下。寂然法师在栖霞寺设立了难民收容所,碑文拓片《寂然上人碑》详细记录了他“设佛教难民收容所,挽救老弱妇孺两万三千余人”的感人事迹。魏特琳的重要助手程瑞芳写下了著名的《程瑞芳日记》,自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,逐日记录下她亲眼所见的侵华日军烧杀淫掠暴行,以及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思路历程。《程瑞芳日记》与《魏特琳日记》《拉贝日记》等外籍人士的证言相互印证,于2015年10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介绍,在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,同胞们和众多国际友人团结在一起,冒着风险,相互支持,以各种方式保护着南京民众。

1982年,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,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,篡改为

一座69.5米长的哭墙矗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南方,这是30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。

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紫金草志愿服务队的一员,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每周都要来到这座墙前,向观众讲解这段历史。但在她眼里,这座哭墙如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——“希望之墙”。

“哭墙正中有一道深深的缝隙,两侧留有不规则石洞。透过缝隙和石洞,露出绿树与光亮。石墙背后有一株桑树,树枝从墙上伸展开来,护佑着这座石墙。”顺着夏媛所指的方向,记者看到,石缝中长出一棵小树苗,散发着勃勃生机。

似乎是继承了外婆的坚强,这个从七八岁就听着南京大屠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的姑娘,如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传承幸存者证言的工作中来。

“知道我是幸存者的后代,身边很多人都会问我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。我有责任用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,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”夏媛说,作为一名南京市民,不仅要通过自己的宣讲,让世人铭记这段举国之殇的惨痛历史,同时还有义务向大家展示一个从悲惨走向辉煌的新南京。

“南京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标本,给人以启迪、警醒和振奋。”多年研究南京城市经济发展的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,偶尔会去金陵饭店37层的旋转餐厅。站在玻璃幕墙边,放眼望去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。商贾云集,繁华一片。

风景在旋转,悄悄地,一切都在新南京的奋斗中发生变化。

“对面的中央商场,81年前在日军的屠刀下惨遭洗劫。满载而归的日军放火几乎烧掉了整个商场。但1949年4月,南京解放后的第三天,中央商场就率先恢复营业,揭开了南京商业发展新的一页。”成志明把中央商场比作英姿飒爽的弄潮儿,在苦难中不屈不挠,80年依旧焕然一新。

不仅如此,改革开放40年来,南京用约占全国0.07%的土地、0.6%的人口,创造了全国1.4%的经济总量、2%的税收,吸引了2.8%的外资。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8—2019》显示,南京经济竞争力在全球1007个城市中排名第45位,在293个中国城市中位列前10位。

南京市委书记张敬华在评价南京时说,不循于俗的“南京基因”,塑造了南京眼界宽广、胸襟博大、敢于闯荡的精神风貌,推动南京凤凰涅槃、走在前列。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。纪念,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,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。